

党史资料之一

# 陳子珠白士



中共福州市马尾区委党史办

# 目 录

陈可珠烈士遗像（摄于1948年）	（ 1 ）
陈可珠烈士遗像（摄于1948年、1942年）	（ 2 ）
陈可珠烈士就义地点	（ 4 ）
陈可珠烈士在连江工作、住宿过的地方	（ 5 ）
陈可珠烈士诗抄手迹	（ 6 ）
陈可珠烈士诗抄手迹	（ 7 ）
陈可珠烈士手绣遗物 小荷包	（ 8 ）
陈可珠烈土年谱	（ 9 ）
闽海女杰	
——记女游击队政委陈可珠烈士的英雄事迹 区委党史办    张健美执笔	（ 10 ）
谈谈陈可珠的诗《田园偶咏》	
陈公远	（ 20 ）
陈可珠烈士革命事迹简录	陈添源 （ 22 ）
回忆陈可珠同志	
陈秀英口述    区委党史办    陈敏整理	（ 25 ）
我们的姐姐陈可珠	陈应旭    陈英远 （ 28 ）





陈可珠烈士遗像

(摄于一九四八年)



陈可珠烈士遗像

(摄于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陈可珠烈士  
就义于连江县城关江南桥下沙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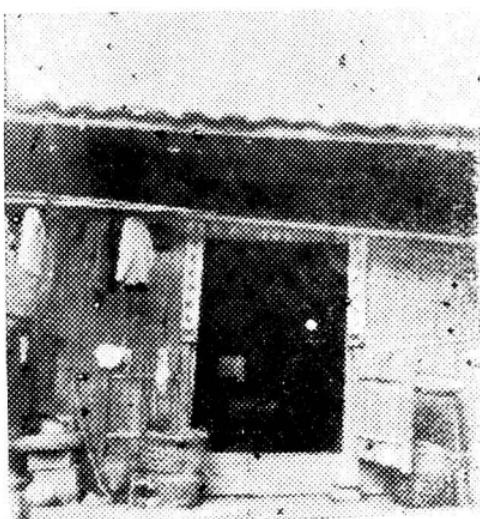
烈士工作住宿过的地点  
(晓澳 邱玉佛家)



烈士工作住宿过的地点  
(晓澳 李合家)



烈士工作住宿过的地点  
(晓澳 陈训栓家)



烈士工作住宿过的地点  
(定安 林象金家)

田園偶詠

鵝黃嫩綠与青青草木有情生  
意新深閑那識春如許漫行細  
聽杜鵑聲

夏日炎炎照九州田園到處辛枯  
焦此時誰解農心苦指日官來把  
稅收

可珠

陈可珠烈士笔迹

留得詩集

黃金那比稻谷黃那花可比稻花  
香輾轉秋光將歸去不日晚稻

又登場

昨夜池塘報結冰今晨開鏡冷相  
侵羊羔美酒幾家室凍骨寒風  
又幾人

可珠

陳可珠烈士筆迹



陈可珠烈士手绣遗物 小荷包

# 陈可珠烈士年谱

1925年1月8日：诞生于快安一个商人家庭。

1931年—37年（6—12岁）：在快安私塾读书。

1936年（11岁）：父亡。

1938年—39年（13—14岁）：插班快安小学五年级读书，至小学毕业。

1940年—42年（15—17岁）：在家纺纱织布。

1943年—45年（18—20岁）：与本村刘大起结婚，刘父为江苏省淮阴县邮政局局长。

1946年（21岁）：丈夫病逝。往福州中选纺织厂当女工。

1947年2—8月（22岁）：在福州梅亭小学任教。

1947年9月：在君竹小学任教。

10月：参加革命。

1948年8月（23岁）：辞掉小学教员职务，赴连江开展革命活动。

1948年10月：任连江沿海地区工委委员。林（森）、连（江）、罗（源）沿海地区游击队政委。

1949年1月：任连江沿海地区工委党训班党支部书记。

2月：兼任连江沿海地区水产工会党小组组长。

3月：任林、连、罗工委书记。

4月：任中共连江县委副书记。

8月13日：在连江县才溪战斗中被捕。

8月15日：在连江县城关江南桥下沙滩牺牲。

## 闽海女杰

——记女游击队政委陈可珠烈士的英雄事迹

陈可珠，女，一九二五年一月八日出生在马尾快安村。祖父陈继上（又名陈谟），前清秀才。父亲陈宜辉、伯父陈宜珊和叔父陈宜瑜在本村共同经营酒库及京果生意，家道小康。可珠的兄弟、堂兄弟中，只有她一个是女孩子，因此倍受长辈的钟爱，说她是一颗可爱的明珠，取名“可珠”。可珠少时聪颖，六岁在本乡陈国玉先生办的私塾读书，能背诵古诗古文。十一岁时，父亲和伯父相继去世，家境中落。十三岁靠父亲的一点积蓄转入小学读书，插班五年级。这时家庭生活全靠母亲林春妹纺纱织布来维持。她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法升学，便在家里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学习纺纱织布。虽然辍了学，但她非常珍惜自己已有的文化，勤奋好学。每天总是天不亮起来，读诗书、练书法，遇到不懂的地方虚心向私塾先生求教，天长日久，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紧张、艰苦的生活磨炼出吃苦耐劳的品格，也使她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接触到穷苦农民。农民的悲惨生活，在她的心里产生了同情和不满的情绪，从她写的《田园偶咏》诗“夏日炎炎照九州，田园到处半枯焦。此时谁解农心苦，指日官来把税收”中可以看出。

一九四三年，可珠十八岁，正是豆蔻年华，由同宗长辈

作主，嫁与本村大学生刘大起。婚前，她听说刘大起体弱多病，对这门亲事不满。结婚后，她仍不放松学习，刘大起的父亲刘友竹在江苏省淮阴县邮政局当局长，家里珍藏许多名人字画，这对求知欲强的可珠来说，是个学习的机会。此时，她的书法、文学水平得到了充实。不到两年，丈夫病逝了，留下一个女儿刘秀华。丈夫的死，给了她沉重的打击，加上婆家对她的封建压迫，她决定离开婆家。不久，她把四岁的女儿放在母亲林春妹处，在一个当市参议员族亲陈士骥的保荐下，只身前往福州梅亭小学任教，由于往返不便，一九四七年夏，转到马尾君竹小学任教。

一九四七年夏，可珠在魁岐的远房堂姐陈秀英找到了她，姐妹相见，分外高兴。秀英根据闽浙赣城市工作部副部长林白同志“要发展一个在连江有亲戚、思想进步、肯吃苦的同志从事革命工作”的意图来找她的。秀英对可珠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这天晚上，可珠想了很多，很多……。翌日，她随秀英来到魁岐，林白同志见了她，继续启发她，引导她走上革命的道路。经过几次的谈心，教育，可珠的思想触动很大；从自身想到社会现实，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最后下了决心，把自己的毕生献给党。为了工作方便，她还是以教师为掩护，在困难的情况下，筹集地下党活动经费，把自己结婚首饰都变卖了；经常以自己的名义向亲戚、朋友借款，献给组织。她边在小学任教边抽空到连江一带活动。

一九四七年八月，陈可珠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和母亲以探亲为名来到定安，住在娘舅林春官家中。在这期间她总是往穷人堆里钻，向他们讲革命道理，讲了“地主、渔霸为什么

能变本加厉地剥削穷苦人，穷苦人为什么受苦受难？归根到底，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武装政权，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应该拿起武器，同他们进行斗争”。陈可珠一席话象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穷苦人的心里豁然开朗；可面对着这个文弱女子，农民们的心里又有点犹豫，“她行吗？”看着陈可珠脸上严肃的表情，他们相信了。从那以后，不管是风里来，雨里去，她总是和大家一起，从不叫声苦；人们从心里佩服她、尊敬她，称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一九四八年九月，陈可珠初次到晓澳，目睹贫农的悲惨生活。地主的残酷剥削，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压得渔民抬不起头，不少人家妻离子散。晓澳有个蛤场，有二、三百名工人，一天忙到晚，每人只挣到七两半的米，工人们怨声载道。陈可珠看出：这里是一大堆的干柴，缺的只是一颗火种，有了火种，这里将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为了迅速开展工作，她白天和群众一起劳动，向他们讲革命道理。到了晚上，有时化装成生意人，有时化装成村妇，深入群众和他们谈心，使农民懂得了，只有武装起来，才能使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

十月，陈可珠领导定安贫农成立了贫农团；开展打土豪等武装斗争，大长了贫农的志气，大灭了地主、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发展和巩固了连江农村革命据点。

十一月，小澳的群众已经觉醒，革命的时期已经成熟，她组织贫苦农民一百多人，成立了贫农团。

“没有武器怎么办？”

“缴私枪！”陈可珠当机立断带领贫农团员冲进地主、渔霸的家中，搜出枪支弹药，强迫他们拿出三百多担粮食、

二斤多黄金。贫农团用黄金买了枪支，武装了队伍，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农民们头一次分到这么多的粮食，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都说：“这可得感谢陈可珠啊，没有她带领我们起来斗争，哪会有今天。”

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晓澳的财主心惊胆颤，剥削农民、工人的行为有所收敛。贫农团反霸斗争的胜利，给蛤场工人增添了信心。贫农团组织工人罢工，向场主提出增加工资和提高福利的要求。狡猾的场主看到当时革命的力量强大，不得不将工人的工资从原来的每天七两半米增加到一斤五两，福利待遇也有所提高。

道澳是通往晓澳、定安、东岱、北茭等地的交通中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生活在这里的贫农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地主的敲榨勒索，逼得穷人走投无路；三天二次的抓壮丁，更使穷人家破人亡。贫农吴春金的丈夫体弱多病，35岁还被抓了壮丁，春金苦苦哀求，就是不肯放。她只好向地主借了高利贷，把丈夫赎了出来。可没想到第二次又被抓了去，她又典当了家里的东西，把丈夫再次赎回来。经过反复的折磨，她的丈夫终于病死了。象这样受地主、国民党残酷剥削、压迫的人，在道澳何止吴春金一家，他们日夜盼望能够过上好日子。陈可珠同志到了此地，在她的努力下，群众组织起来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吼声使地主、国民党闻风丧胆，他们从县城搬来救兵，对道澳的贫农团进行骚扰、搜捕。为了更有利地展开斗争，贫农团的会议总是在半夜召开，由交通员吴春金放哨。狡猾的敌人有时半夜出动搜捕，但在陈可珠同志的指挥下，同志们几次都安全脱险了。

定安、晓澳、道澳等乡革命斗争的胜利，使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也使地主、渔霸、国民党军队坐立不安，在晓澳他们纠集了一百多名无赖，组成保乡团，任命流氓头子邱吉仕为团长；各地的国民党军队也经常出动镇压农民队伍。一时乌云笼罩，白色恐怖使革命武装斗争转入了地下，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定安、晓澳、道澳等乡的贫农团留下部分同志继续与敌人斗争，其他的由陈可珠带领奔向山头，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战争。

一九四八年冬，连江县成立了林（森）、连（江）、罗（源）沿海游击支队，凌尚武为队长，陈添源为政委。后来陈可珠接任了支队政委。在艰苦的条件下，她抓紧游击队员的思想工作，教育游击队员“不仅要和拿刀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而且还要和困难作斗争”，带头克服困难。当时吃的是地瓜米、麦麸，露宿山头。她从不叫声苦，对领导以及同志们给予她的照顾，总是婉言谢绝。为了工作，她披星戴月，从这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从这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草鞋不知磨破了多少双，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了。每次战斗，她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表现出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品德。

一九四九年初，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各地伪军如惊弓之鸟，但是，他们不甘心失败，还在垂死挣扎。

二月，正当定安乡的革命斗争形势迅猛发展的时候，驻守在连江县的敌海军陆战队和县保安队二百多人，傍晚对我定安游击区进行陆海两面夹攻，来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我游击队。当时在定安一带活动的游击小分队只有二十多人，

武器装备很落后，面对十倍的敌人，游击队在凌尚武、陈可珠等同志的带领下，采取了战略转移，用以敌制敌的战术，引得两支敌人自相残杀了二、三个小时。晚上九点多钟，敌人发现中了计，丢下一些伤兵、武器，狼狈地逃走。游击队逮住了两名误闯入游击区的敌伤兵，经过陈可珠的耐心教育，给他们治愈了伤口，留下来当炊事员。

三月，敌海上保安队派出小股伪军前来晓澳骚扰，探听游击队虚实，被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同日，国民党县保安队开来东岱，游击队得到消息，设下埋伏圈，打败来犯的敌兵。

四月，游击队出动两个中队共一百多人，把晓澳地、富反动自卫团部团团围住，陈可珠带领五、六名游击队员进入敌团部，命令敌人缴枪。兵临城下，敌自卫团不得不交出粮食三十多担，黄金一斤多，银元几百块，机枪一挺和一些步枪、手榴弹。

四月中旬，我武工队袭击了北菱水警队队部，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战斗中郑荫敏同志负了伤，住在道澳养伤。为了安全，组织上决定让可珠留下照顾他。晚上，可珠刚把伤员安顿好，一个民兵急急忙忙进来报告，说敌人开进村里来了。她知道，敌人是抓郑荫敏同志来的，怎么办呢？她急中生智，立即派人把保长叫来，保长早就领教过可珠的厉害，不敢怠慢，连忙按她的吩咐去办。

第二天拂晓，敌人还在全神贯注地打骨牌，可珠左手提着开水瓶，右手拎着一筐衣服，领着一付竹担架床走到了码头。她看见保长正按她的计划和敌兵鬼混，心里松了一大半，便大大方方地领着担架床朝码头的木船走去。敌哨兵发现